

THY ROD AND THY STA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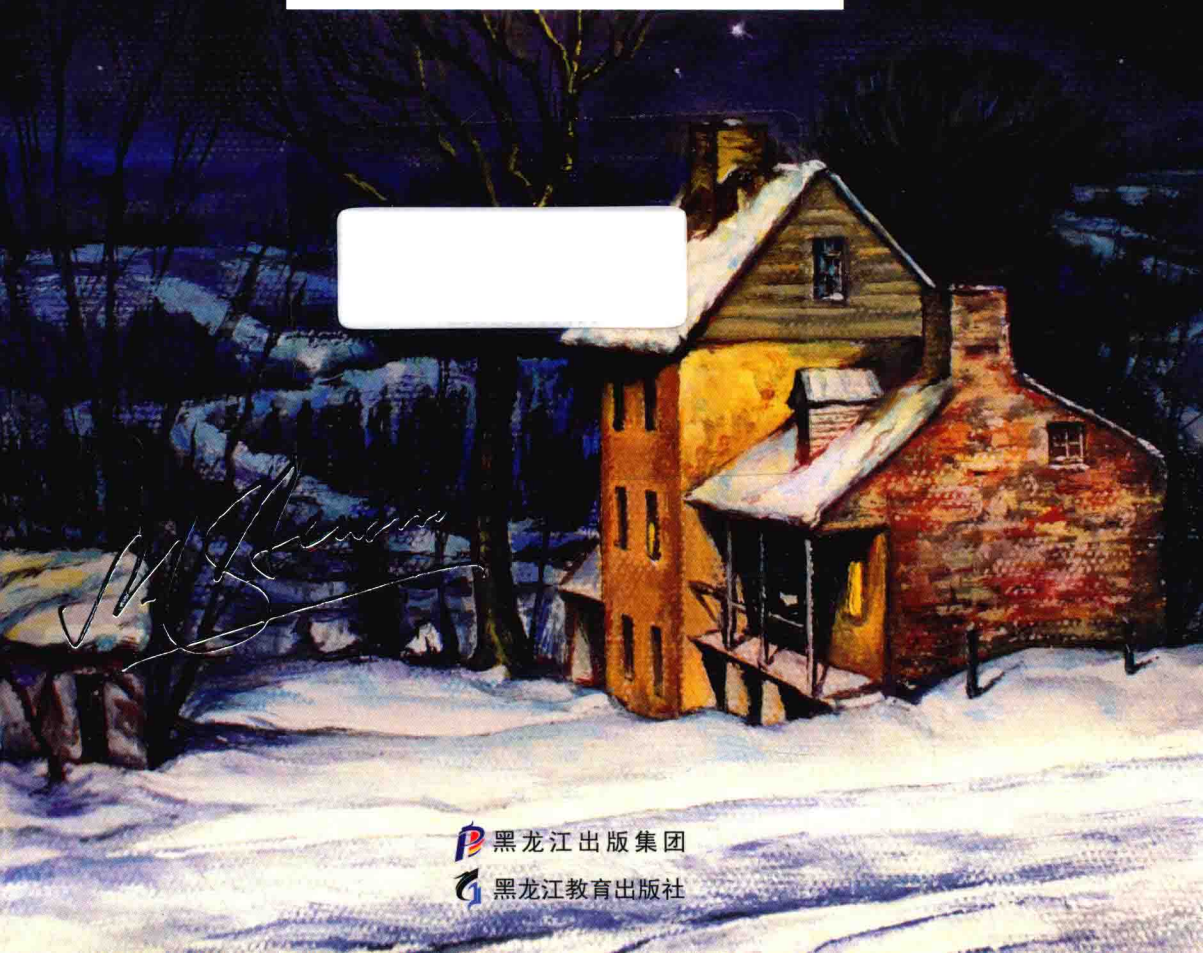
黑夜炉火

剑桥大学本森教授的生命告白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著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邢锡范 译 / 孔 谧 校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THY ROD AND THY STAFF

黑夜炉火

剑桥大学本森教授的生命告白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著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邢锡范 译 / 孔 谧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夜炉火 /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著; 邢锡范译; 孔谧校.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16-8988-1

I. ①黑… II. ①亚… ②邢… ③孔… III. ①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3988 号

黑夜炉火

HEIYE LUHUO

作 者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著
译 者	邢锡范 译 孔 谧 校
选题策划	宋舒白
责任编辑	宋舒白 王海燕
装帧设计	Lily
责任校对	徐领弟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988-1
定 价	34.00 元

1

1909年冬天，我大病痊愈，这场病持续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我的身体本来一直很好，我也许不可以这么说，但就我的经验而言，无论是对我这个患者，还是对我身边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我遭遇的最可怕、最痛苦的一场大病。神经衰弱症、癔症、抑郁症——可怕的病总有着可怕的名字——就是我所患疾病的医学名称，或者说我患了其中的一种病。主要症状是持续性失眠，长期情绪低落，还有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我的头脑绝对清醒，可是却经常感到绝望，我试过各种治疗方法，比如静养、泡温泉、催

眠等等，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我外出旅行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生命之火似乎一个接一个熄灭。那时我在罗马，这是一座街道幽深、风味浓烈的金黄色城市，音乐伴随着河水流淌，有几个小时，阴云突然消散，露出明媚的阳光。记得有一个下午，我们来到塔斯库勒姆山堡的楼顶。那一天阳光很好，四周一片寂静，栗树林子里的仙客来长得很茂盛，向下望去，一座特别奇异的城市像是一只号角从青紫色的群山里伸了出来，出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一天，我们外出走得挺远，来到罗马的阿皮亚古道，那里有许多坟墓，朦胧的暮色夹杂着紫色的雾气笼罩在广阔的平原上。我真希望阴郁的午后时光能给我带来内心的平静，但可怕的厌倦感吞没了所有这一切，仿佛我的生命之泉在逐渐枯竭。

接着我们来到佛罗伦萨，一个井然有序的银白色城镇。我不辞辛苦地在城里走着，诚心诚意地想看到美好的东西，然而，转了一圈，我却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有说不出的丑陋，我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回到家后我试图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结果又一次精神崩溃，当我为了获得精心治疗而来到伦敦郊外的一家疗养院时，却遇上了最糟糕的一次体验。这家疗养院很好，装修豪华，陈设考究，而且我得到了一位优秀医生的特别照顾。他负责我的一切治疗，无论他多么疲惫，每天傍晚都会过来陪我，与我亲切

交谈，希望用这个方法提高我的兴趣，使我高兴起来。谈论起他母亲般的妻子，他能说出二十几件有趣的事。一天又一天，我常常早晨醒来就能在舒适的房间里听到梧桐树上鸟儿发出的昏昏欲睡的呢喃。这棵树很高大，树顶的枝子快要伸到我的窗口了，鸟儿就在那上面朝我这边张望，似乎有些困惑，想知道我是否在屋里。就在这时，原有的恐惧感急速地掠过我的脑海，不可名状的恐惧感、生活的痛苦就这样奇怪地干扰着我的情绪，也许永远不能恢复。从我房间的窗户俯视，可以看到后花园里两排高大的宅邸。在对面，一个大宅子有个房间没有窗帘，在某个特定时间里，常常有个人坐在窗前，摆弄着一种奇怪的机器，像是玩偶似的东西在绳上来回地快速摇摆。这个人的头上几乎没有头发，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可识别的体貌特征。这番景象常常吸引我一小时一小时地朝那边凝视，并让我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厌恶。这个阴暗模糊的场面表现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认为，我患病的整个时期最糟糕的时刻就出现在那时。

在一个充满生机、阳光的早晨，我来到一块起伏不平的绿地散步，这里视野开阔，眼前的景色不断变换，还能看到城里的烟雾飘向空中。我在树木掩映的幽谷里找到一个长凳坐了下来，觉得自己已经被上帝和人类遗弃，注定要遭受某种痛苦的折磨，每一分钟的疼痛都是无休止的，而且在每一分钟里，恐惧、厌恶、

抵触和忧郁等情绪似乎都缠绕在一起。下午我通常是去俱乐部，会见几个朋友，他们陪我散散步，或我们在一起娱乐消遣。我常常悄悄地外出就餐，而到了晚上，我的感官似乎变得迟钝，陷入沉默状态；但是第二天早晨它们还会召唤我醒来。这次疗养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家，无所事事，整天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只是处理一些必要的信件，勉强尝试着见一些人，与他们交谈，无力而又焦躁地参与生活。

这段时间，不断有人劝我出去旅行，或者换个地方居住。我去了许多美丽的地方，也见到了一些忠诚的朋友，他们都对我的病情表示难过和悲哀。尽管旅行能使失常的大脑摆脱糟糕的忧虑状态，但这需要相当大的一笔开销，我不确定这是一个可以实施的策略。我不能确定游山玩水能使我过度紧张、疲劳的大脑完全松弛下来，让我不会感到百无聊赖、无精打采。但是关于我这种奇怪的病痛，是存在着秘密的——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或如何去帮助患这种病的人。实际上，即使是最聪明、最善良的医生也只能像是站在酷刑室门口，听着里面被拷打的灵魂发出呻吟。

经历了这些病痛的折磨，六个月后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假如我没有离开工作，结果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继续挣扎，我只能做些日常工作，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我的

朋友竭尽全力帮助我，款待我，陪我旅行；我从许多医生那里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其中有一位我需要特别提一下，他的名字值得我记一辈子，他总是能很好地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他对我的照顾如兄弟般，令我感动。其实，他们除了设法让我消除疑虑，说我的身体器官没有什么毛病外，其他能为我做的真的很少。我认为，除非达到这样的程度——患者常常渴望获得永久性休息，无论什么条件，甚至不惜以死亡本身为条件，否则精神疾病并不能危及生命。

与世长辞的念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患病的人凝思细想，沉湎于自我毁灭的想法；但是我的自然活力，或者我的想象力、我的怯懦，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不可能想到自杀。我觉得，我的病影响的是我脑子里的情感中心，而不是我的智力。如果有可能的话，对任何一位患者我都会依据自身经验提出忠告，就是避免过于兴奋或心烦意乱，努力去过一种平静、有规律、熟悉的生活，尽可能以简单的方式度过每一分钟。

我不打算大讲特讲自己的病，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发觉自己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我想提一些建议，写点体会。不过我可以肯定，出于许多原因，还是不要详述，就这个问题我与一个知己谈论过。我认为，如果人类有能力表达，或者希望他们的表达有用，他们就应该把自己真实、生死攸关的经历讲述出来。我接着

说，如果你经历过悲惨的遭遇，而且是你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重大疾病，彻底地改变了你所有的观念和想法以及你对生活的看法，如果不说出来供别人参考，似乎就有些胆怯和浅薄。我的朋友对我说：“是的，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你这样的病如果可以讲述，也许应该讲出来，但是你必须避开身体要素，只能从心理要素入手来讲述。”我马上明白，他是对的。

我越是想这个问题，我的责任就变得越发明确。患病以来，我把自己遭受苦难的所有想法储存起来备用——实际上，我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不这样做，因为生活的快乐、情趣、激情特别奇妙地涌入我的脑海，这是我生病的收获。长期处在休息状态，回避所有运用脑力和影响情绪的活动，似乎我满脑子的疑惑、纠结和问题一扫而光。这就像是死而复生，生命的新开始，我的观察力、赞美之心和生活热情都得到了更新，我更加精神饱满，更加快乐。毫无疑问，我以前写过的许多书缺乏情感，过分强调对思想和情感进行自我观察，过分强调意义。我的病完全是因为过度地进行脑力工作和受到刺激造成的，我应该受到惩罚，这是很自然的事。

我康复后主要致力于研究切实、具体、外部的的问题。在早期的著作中，我总是试图弄懂某种情感哲学，或者推荐非常明确的观点，现在我觉得有责任依据自己可怕的经历对此进行全面修

正。如果说哪个人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虽然可能不是那么快乐，但至少有着自己的兴趣和平静的愉悦，那么让任何人都觉得可怕的经历对他们来说一定更加恐怖。我经历过的黑暗日子——天天处在可怕、难以言表的恐慌当中——让我学会了许多新的东西，使我更加了解人类、灵魂和上帝。这样一来，许多复杂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生活获得了新的平衡。我也许可以感激和谦恭地说，苦难，无论多么沉重，多么深刻，非但没有增添生活的阴影，反而为我带来了希望、惊奇和欢乐，我的生活充实了。其实，心灵真的能够不受伤、不模糊地穿过最黑暗的长廊，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生命的活力。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纵身一跃就可以走出黑暗，奔向光明，我恢复健康后也经常有许多黑暗的时候，但光已经不间断地、胜利地照进来了。

在古老的希腊神话里，年轻的英雄珀尔修斯^①不得不前往冥府去取一顶隐身帽，戴上这项帽子就不用怕女妖置人死地的凝视，并使他得以接近蛇发女怪戈耳工^②，他的任务就是杀死这个女怪。

他从崎岖的地狱出口走了出来，脸色苍白，表情凝重，浑身

① 珀尔修斯（Perseus）：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译者著

② 戈耳工（Gorgon）：意为为可怕的，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伙长有尖牙，头生毒蛇的妖怪。——译者著

上下脏乎乎地沾满了污渍，越过地下之火的浓烟向远处眺望，手里拿着他的战利品。假如我只能相信确实存在着恶兽，对人类极其危险，能将人置于死地，那么我应该杀死它们。但是我根本不是斗士，只是一个热爱劳动、热爱秩序、热爱和平的人。正是因为我觉得无论我多么吃力、多么遵守秩序，我走过的路都不是一条和平之路，所以我才有所克制地讲话，我要说，上帝在帮我。

2

我患病后的第二个夏天，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我头上，我最好的一个老朋友因事故在阿尔卑斯山脉遇难。他叫赫伯特·泰瑟姆^①，我曾在别的书里说过他的生活。我们从小一起在伊顿公学读书，又一起进入剑桥大学，后来又回到伊顿公学当教师。我们除了在工作中交流，还经常一起娱乐消遣，每年的复活节我们

① 赫伯特·泰瑟姆（Herbert Tatham，1852—1912）：英国教育家、作家，伊顿公学校长。本书作者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与泰瑟姆合著的一部《无冕之王》被列为英国高中必读书；本森的《阿城信札》也是本森与泰瑟姆先生来往的书信集。——译者著

都会结伴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一起工作，一起散步，交谈读书心得。在我接触过的人里，他无疑是最有头脑的，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能更快、更清楚地看出某个疑难问题的实质。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洞察力，能够深刻理解一些复杂、模糊的问题，完全归功于他的帮助。除了这些，在我所有的朋友里，他的心地最善良，性情最温和；他完全没有野心，从不追逐名利；他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喜欢自己平静的家庭生活；他从未想过得到什么特别关照，丝毫不渴望获得声望和赞誉；他纯洁的心灵，他内心的平静，真是无人可比。由于患病，这段时间我和他没有来往，这是让我感到最悲哀的事。他不止一次主动提出陪我外出旅行，但我真的是想把自己受伤的心灵隐藏起来，不愿让他分担我的痛苦。整个治疗期间，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我状态最糟糕的时候，病情几乎没有好转，我完全没有了希望。我感到他这次对我的探望让他的同情之心和善良之心受到了极大的折磨，看到我病成这个样子，他真的受不了，恨不能为我解除痛苦，而我似乎已经无药可救了。

太阳升起后不久，我坐在哈罗盖特镇一个乏味的公园里，看见几个患者绕着花坛在沥青路上散步，空气里传来不知哪个乐队演奏的曲子，这时我的目光落在报纸上的一个段落，那上面报道了一次旅行事故，还说在旅行中遇难的死者来自克罗默，不过

姓名中的大写字母搞错了。我立刻意识到泰瑟姆出事了，而且我的预感当天就得到了证实。说来奇怪，尽管我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感到自己无限凄凉，那个滋味我都不知该怎么表达，总是认为自己似乎是在肆意浪费生命和精力，应该进行反抗，可是老朋友遇难这个事件不仅没有把我投向悲惨的境遇，而且还带我走出了困境。我甚至敢于幻想更深刻、更奇怪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泰瑟姆来救我了。我觉得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我离他越来越近，这种感觉很奇妙，令人惊讶。他的遇难使我失去了兄弟般的伙伴，回想起与他在一起那些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不由得让我觉得苦涩辛酸。从那时起，我变得更加坚强、平静，而且我敢大胆地说，正是他的自我意识帮助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生活中时常回忆起我们之间长久的友谊，悲伤地想到一些零碎往事，我似乎被抛入梦一般奇怪的精神状态。回想起我们在山区的远足，常常彼此并不说话，只是舒服地享受沉默、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感觉；还有我们炉边长时间地交谈，真的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在一个早春的日子，我们一起去爬伦敦郊外的一座山，山上有些地方还有积雪，形成了一个个白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爬山。一个清新的早晨，我向他说再见，看着他向我挥手告别，脸上挂着为我担忧的微笑，我也向他

挥了挥手，然而我内心又重新笼罩上恐惧的阴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的永别，他先我而去。我说不出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他的离世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无比悲伤自己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悲哀的事。关于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什么。我真的认为他帮助了我，辅助我迈开无力的腿走出黑暗。他遇难这件事让我受伤的心怎么也不能平复，所以，我足足苦恼了一个多月，总是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疲倦地四处旅行，寻找某种方式把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可是回来后，我却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希望，生活没有乐趣。

我可悲的状态持续到第二年才算结束，虽然有说不出的不情愿和沮丧，我还是接受了一项委任，每周为一家教会报社写一篇文章。他们没有限制我写作的题目，告诉我可以利用手里已有的任何素材。我以前确实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还没有整理出来发表，现在可以用来写成随笔或短文，所以我承诺试一试。我惊奇地发现，虽然有许多日子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只是呆坐在那里凝视着眼前的稿纸，陷入无助的困惑当中；但是也有一些日子，我写得得心应手，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这对我帮助极大，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讲一点课，接受邀请外出聚餐，甚至偶尔读读报纸或发表演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虽然我还有些虚弱和倦怠，但我的精神疾病进入了一个缓和期，我觉得自己

变得平静和安详了，不再那么狂躁。我不敢对自己的未来设想什么样的愿景，但是从那一天起，有好多日子笼罩在我心里的阴影一下子消散了。那是在海边小镇藤比，我在那里度过了1909—191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痊愈了。身体和大脑稍微用力过度，还是会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是这样的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我有很多日子享受着平静的生活。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去游览一座古老的主教宫殿的遗址，冬日斜阳平静地照耀着常春藤遮盖的塔楼和断墙残壁。我久违的、甚至感到陌生的光辉灿烂的幸福感又回来了。清澈的溪水流过枯萎的芦苇地，流淌的还是古老的曲调；栖息在主堡厚厚的城墙垛口上的知更鸟在鸣叫着，它那尖锐而又甜美的歌声使我不禁热泪盈眶，但是我仍然渴望向朋友诉说自己的忧患。

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我与一个朋友一起散步，他曾陪我度过了最黑暗的那几个月。我们绕过陡坡上的杂树林和长满荆棘的灌木丛，欢喜地仔细观察低洼的岩池里的海葵，这个时候，我原有的头疼病又犯了，我便把自己所忍受的痛苦说了出来。我的朋友微笑着望着我，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一定注意到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未劝你说出自己的麻烦事，我很了解你所遭受的痛苦。实际上你是那么清楚地认识到，你必须努力不去重新回忆那些糟糕的经历，尽可能少地谈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明智的忠告，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说起自己的病，有些时候我真的感觉不舒服，也只是满怀感激之情去做忏悔。带着强烈的兴趣、充沛的活力和十足的幸福感，我又回到剑桥工作，三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当然，仍然有些日子我的病痛还会复发，使我无法说话、无法写作，头脑里的创伤治了一个月也没有治好，但我已经不是完全不能忍受了，而且病痛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性休息，我对生活、书籍、谈话又重新产生了兴趣，我已经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有段时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唯一苦恼就是我变得软弱无能，似乎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那种活力。当我的同辈正在发现新的工作领域，新的活动内容，我却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沮丧失望，对生活没有热情，对所发生的事情和新出现的观点不感兴趣，常常陷入绝望和痛苦的状态中。如果能让我减少一点职责，不让周围的人知道我不可救药的悲惨境遇，我就感激不尽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又是一个有益健康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发现我们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不过，我还没有过于失去理智，察觉不到我的病是如何得到了控制。

假如我患病的时候从事着重要职业，在比较重要的职位上，患病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失败，工作就会受到阻碍，最终的结果就